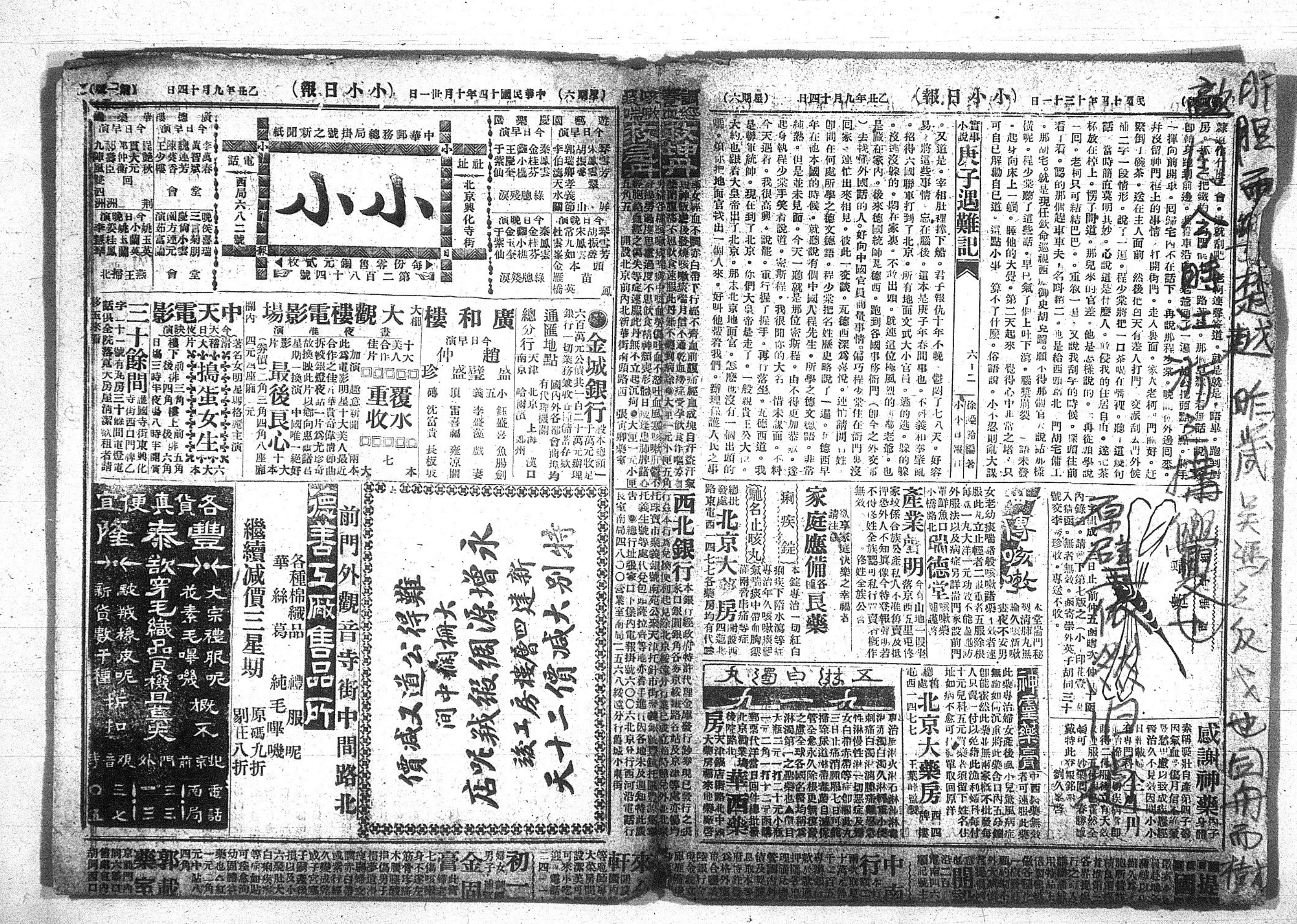


中華郵務總局掛號之新聞紙
小小
小小日報
社址 北京興化寺街
電話 西局六八二號
每份零售銅元貳枚
第二百八十四號

隸這作什麼會。就刮吧。[illegible]連聲答道。就是就是。語畢。跑到廚房。抓[illegible]把鐵[illegible]路[illegible]。那[illegible]看無話[illegible]說[illegible]手即轉身跑到前邊。[illegible]着車沿[illegible]老爺回了一遍。[illegible]把頭點了點。[illegible]一揮向前開車。回歸宅內不在話下。再說那程少棠。晚間[illegible]外邊回來。幷沒留神門框上的事情。打開街門。走入裏面。家人老柯。門[illegible]好。赶緊倒了碗茶。送在主人面前　然後把白天有差人打門　交派刮去門外俟補二字一段情形。說了一遍。程少棠將把一口茶喝在嘴裡。聽了這幾句話　當時簡直莫明其妙。心說這是什麼人。敢侵我的住居自由。遂把茶杯放在桌上。楞了問道。那兒來的官差。他是怎樣說的。再從頭學說一回。老柯只可結結巴巴。重敘一遍。又說我刮字的時候。探頭往前看了看。問的那個趕車車夫，名叫翰二。也是給西頭路北　門胡宅備工。那胡宅。就是現任欽命巡視西城御史胡克圖。顧不得那個官人說話那樣橫呢。程少棠聽了這些話。早已氣了個上吐下瀉。臟腑崩裂　一語未發。起身向床上一躺。睡他的大覺。第二天起來　覺得心中非常之堵，只可自已解勸自已道。這點小事　算不了什麼。俗語說。小不忍則亂大謀

實事小說 庚子遇難記（六一二）

徐[illegible]編著　小小日報社

。又道是。宰相肚裡撑下船。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鬱悶了七八天。好容易，才將這些事情，忘在腦後。這本是庚子年春間事也。不料義和拳肇亂。招得六國聯軍打到了北京。所有地面文武大小官員。逃的逃。躲的躲。沒逃沒躲的。悶在家裏。不敢出頭。就連這位極風烈的五部老爺。也是藏在家內。後來德國統帥瓦德西。跑到各國事務衙門（即今之外交部）去找懂外國話的人。好向中國官員商量事情。偏巧程少棠住在衙門裏沒回家，連忙出來相見。彼此一交談。瓦德西深爲喜悅。連忙請問了姓即問在何處所學之德文德語。程少棠把名姓履歷史略說了一遍。瓦德西早年在他本國的時候。就聽說有個中國人程先生。所學之德文德語。非常純熟。但是並未見面。今天一聽就是那位密斯程。由不得更加恭敬。遂起身執程少棠手笑着說道。密斯程。我很聞你的大名　惜未謀面。不料今天遇着。我很高興。說罷。重行握了握手。再行落坐。瓦德西道。我是聯軍統帥。現在到了北京。你們大皇帝是走了。一般親貴王公大臣。大約也跟着大皇帝出了北京。那末北京地面官。怎麼也沒有一個出頭的嗎。煩你把地面官找出一個人來。好叫他幫着我們。辦理保護人民之事

緊要新聞

鎮國兩軍合作會議

時局問題目下全在國民軍首領態度。已誌昨報。日來段派極力拉攏奉方與國民軍要人。奔走調停於其間促成雙方會議。協商合作。以是和平空氣瀰漫京師。馮玉祥已派劉之龍史之照劉汝賢三人爲全權代表。因史之照劉汝賢以事體重大表示不就。前日府中已電岳維峻孫岳另派代表尚未確定何人。然今明日即可發表也。將來開會結果如何未能預測。昨日下午二時。趙爾巽黃郛劉之龍周彬王金鈺袁金鎧假絨綫胡同屈映光宅。會商調停時局具體辦法。先行交換意見。據接近國民軍方面人物傳說。將來會議席上以兩事爲先決問題。（一）放還一切軍品。（二）撤退保大熱河張州廊房等處奉軍。如東北同意。其餘[illegible]可商。在會議未開以前。雙方不得不有相當之準備。蓋會議即使如願告成。將來對於南方之調停發言亦不得不以實力爲後盾也。是以河南方面日來輸送軍隊保境安民依然不懈。亦有守土責任之岳氏應有之職責也。我人爲[illegible]民福計自切盼會議之有成。但若萬一雙方不能合作。則前途之悲觀自不待言。觀於楊宇霆在奉對日本記者談話。亦有假如奉方與國民軍和議不成。恐釀成大變之語。是故其關係之[illegible]可想而知。我人拭目以俟可也。

楊宇霆之時局談話

東方社二十九日奉天電 楊宇霆對於關會前途。與時局關係。本日向記者發表談話如下。徐州方面。由張宗昌指揮。以魯軍及奉軍之一部。即可抑止孫軍之前進。假使孫軍乃東進。即可討伐之。關會開會期中。亦有維持中國秩序之必要。國民奉天兩軍提携妥協之交涉。已由馮張間進行之中。現因與馮氏協議。爲更進一步起見。奉天代表。已應段執政之電召。今早晉京。岳維峻結果與馮氏合作。自利害關係言。鄂軍侵豫。必危及岳氏將來之地位。惟岳爲國民軍之一員。馮氏提携。果能成立。岳氏不至有攻擊奉軍之策舉。奉派決定始終遵照兩師之通電。維持關稅會議。雖犧牲直魯。亦無可惜。要言之。奉派宗旨。係以段執政爲中心。國民奉天兩軍合作。制止吳佩孚孫傳芳。而使關會得以竣事。故戰爭苟可避免。必力避之。然亦必須有必要之準備。自東方之行動觀之。本年內。恐不免於一戰。國民奉天兩軍。如能提携。則戰爭止於局部的而終。不幸而提携不能成立。則將釀成大戰亂。亦未可知也。

聯軍退至宿州

三十日上海電。邢士廉部佔領海州後。牽制聯軍。張宗昌部由正面進逼。二十九晚聯軍退至宿州。陳調元、俊彥派兵由運河開淮海赴援白寶山。

孫傳芳擬復兵工廠

三十日上海電。孫傳芳派員進勵虞和德方椒伯等。恢復兵工廠。

聯軍進援徐海

外訊云。徐州以南之[illegible]。因路軌[illegible]。前進不易。連[illegible]相持[illegible]無大戰。自二十八日[illegible]奉軍反守爲攻。[illegible]軍大挫。孫傳芳[illegible]浦[illegible]開訊。即調援軍[illegible]進。二十九日因拆毀之路軌業已修復。有二萬浙軍向北輸送過臨淮關[illegible]進。當晚先[illegible]隊之浙軍[illegible]一師[illegible]共約一萬餘人。已抵蚌埠。加入前線作戰。[illegible]宿州當有戰[illegible]也。至[illegible]蘇浙之裂痕。似[illegible]無形減[illegible]。故陳調元馬玉仁之主力軍已開[illegible]北矣。

社會新聞

民會以衆院爲議場

政府對於國民會議已於前晚下令。（國民代表會議議員應於十五年一月十五日以前齊集京師定期開會此令。）民會籌備處前曾以召集有期會場關係。請內務部。將象坊橋衆議院作爲將來民會議場。茲據內部覆函業經照准。錄原函如下。逕覆者。茲准函稱國民會議剋期召集。所有會場佈置。極應早爲指備。擬以衆議院爲國民會議場等因。自應先將該院交出。以便佈置。即由貴處派員接洽可也云云。公

京兆尹劉驥履新

新任京兆尹劉驥於二十九日上午由張家口來京。當即謁見段執政後。即於本日上午十時接任履新。薛前京兆尹特派衛隊軍樂隊率領署員迎接。新舊京兆尹行交接禮。接見屬員如儀。旋即宣布一切設施。均照薛前京兆尹辦法治理。各職員均不更動。聞劉驥現寓下城大覺胡同云。天

（小評論）一個譬喻

◁陸體乾▷

當老鴇子的。對於所養的妓女。殘酷暴虐。無所不至。因爲老鴇子的目標。就是白花花的洋錢。若是這個妓女的模樣好。具有手段去籠絡客人的錢。滿老鴇的慾望。老鴇子也可以意轉心廻。如今的軍閥對於小民。也有些彷彿老鴇之于妓女。可是沒有賣身的契約。居然也殘酷暴虐。無所不至。當小民的。[illegible]也不敢[illegible]。況且小民把筋骨膏血都拿了來。填他們的慾壑他們不但不意轉心廻。反倒以小民爲易欺。這樣看來。軍閥的行爲還不如老鴇子了。

肢解屍身案續誌

南郊永定門外侯家莊路北。門牌四號。住戶鮑得壽。被兇犯賈萬青等三人謀殺一案。曾誌前報。茲又繼續調查。該管警察第二分署分署長佟佩勳。分署員趙吉慶。分別審訊各兇犯。據首犯賈萬青供稱。謀殺鮑得壽、確係與大興見財起意。在行兇之日。將鮑某誘至南苑海子墻九孔閘地方。彼時該處水勢洶湧。由陳大興在[illegible]安。令賈某架住鮑之右膊。[illegible]某架在左膊。三人鳧水過河。王寬在後跟隨。賈陳向深知水性。行至中途。鮑某力竭聲嘶。被陳某用力一按。沉入水中。移時氣絕。當時將屍身投入河內。令其漂去。又恐屍身上浮。案情發覺。故由王寬建議將屍體肢解。用蔴繩拴上石塊。沉入河內。以絕形跡。當先由王寬動手。扒脫衣服。將頭顱割下。[illegible]石投擲。事畢。便將財物均分。陳大興迴回鮑某之衣服鞋襪、一併攜去。隨便穿用。因此惹人注目。案情始以發覺。訊畢。盡供帶在拘留所看押。復提陳大興到堂研訊。據供謀殺鮑得壽之事。係伊師賈萬青主謀。所得財物。賈某分去四分之二。伊與王寬僅得二成。且謀殺之時。係賈萬青一人動手。伊與王僅並未幫兇。此次謀殺。雖係圖財害命。然其遠因。亦以賈某與鮑得壽同師學藝。宿有嫌隙云。佟分署長以該犯等所供情節。尚有不符之處。因命拈堂巡警。將大興帶出。又提王寬。據供。賈陳二人同謀殺死鮑得壽伊親眼得見。伊害人地點。係在河西務迤南二套。事完之後。回至鮑家。將鮑氏拐賣。以絕禍根。不料事機洩漏。已被捕獲到案。所供均係實情。佟分署長。以三人供詞各異。只得暫將該犯分別看押。聽候覆訊云。血

諷畫

強權

公理

警察餉銀消息

京師警察廳餉銀。截至三十一日止。已二個月。頃聞朱總監向財部磋商。結果。李財長允於十一月二日開發放九月分餉銀云。天

檢察郵句違禁物

近有一般販運煙土客人。專由郵局包裝運鴉片烟土。用書寄某某大人字樣。茲[illegible]現已被北京郵務管理局查知。以若輩故意違犯郵章。昨通令各支局。檢查員。對於包裹須認真檢察。一經查出。將包裹上面收寄人。一併扣留。送交法庭懲辦。以儆效尤云 電

不法巡警送廳懲辦

外右五區第一分駐所[illegible]當衛要。住戶緊[illegible]雜娼寮林立。曾由該所巡官馮永安。遴派幹警十名。均著便衣。專在界內調查事件。補助守望之不及。其中有巡警白增福白永山二名。每日在各娼寮逗遛訪事。即與各妓女相識。白增福白永山與四聖廟貴台妓女韶紅寶。寶方妓女王翠芬桂仙妓女劉翠榮等先後結識。每日在彼喝茶取樂。置職務於不顧。并敲詐各妓女財物。於上月間。白增福向與妓女王翠芬索要銀戒指一個。并將手表拏去不給。時常索錢。白永山強行住宿。藉事招搖。任意勒索。各妓不敢申訴。不料[illegible]來白增福與白永山意見分歧。乃於昨日下午一時許。二人因醋案爭吵起來。旋竟在四聖廟地方互相扭打。互毆成傷。均成血人一般。經本路官長[illegible]知。一併送區。經潘署長提訊。以該二人。身負職務。竟敢在界內結識妓女。勒索財物。并因醋案扭打。實屬目無法紀。有玷警譽。遂備文將白永山等二名解送警察廳懲辦。袁

因調醋釀成命案

本報昨接上海通訊。據云。日前上海法租界發生命案一件。與電影界之女明星有關。特錄如下。緣於二十四日有法租界貝勒路辣斐德路口中南影片公司拍影片之二女子。影片拍畢。該公司回家。另有該公司職員二人。攜帶頭人與該二女子沿路談話。至貝勒路[illegible]志路口。適有青年五六人。有與二女子相識者。尾隨在後。致與一職員吃醋互毆。後該公司識得邀約數人。身藏利刃。趕至寶康里第一弄口。用刀將該五六人中之陳阿龍戳傷數刀。血流如注。當倒於地。一女子見勢不佳。即行逃去。當經崑山路捕房得知。詢明情由。即將受傷者車送仁濟醫院醫治。當晚已捕獲四人。解送捕房訊究。受傷之陳阿龍因傷勢太重。至翌晨一時半在院身死。死者住大沽路一百九十號門牌云。央

貧病求助

內右四區界。北順城街三十號住戶李氏。現因其子患病。無錢買藥。勢已垂危。又加天氣漸涼。一家四口。衣食無着。寒飢交迫。恐難生活。代求諸大慈善家。調查直接施助。本社不代收款。本

劇訊

△馬連良回京仍與朱琴心組織新班△華樂與和社缺一武生擬約回京之周瑞安搭入△雪豔琴在漢口演戲期滿有不久回京說（餘生）

哈哈鏡
歡迎投稿

三言兩語
惜命
宋信生

軍閥督戰。則煙榻橫陳於兩頭之火車中。爲士卒後。士卒臨敵。則身出於槍林彈雨之間。以血肉相搏鬭。爲坐兩頭火車者爭權攘勢。軍不知每當夜闌人靜之候。閥亦能三復「誰不惜命」一語乎。

文苑
慨世小詠
季融和稿

誰作君來誰作臣。有錢十萬便通神。而今世上休開眼。只重衣衫不重人。

談叢
槑齋瑣記（八）
天涯游子稿

△李先生（續昨）

見環而觀者甚衆。李與和尚。相向而坐。兩旁徒弟。皆立於後。園丁入內跪於李前曰。師傅一向安否。李異之曰。何與汝不識。何得如此稱呼。園丁曰師傅何健忘乃爾。予乃三年前灌園人也。李始悟。無何和尚拱手言曰遠道拜訪乞求賜教。即此事比武一佳。惟稍有缺點者。當前面所賢之照疑耳。苟能去掉。必更妙。李亦首領之。言甫畢。猛見園丁一個前步。飛起右脚。只聽嘩喇一聲。那牆便已倒下。和尚大驚。暗想此牆如此堅固。斷非一人之力。所能推倒。今彼竟毫不費力一踢即倒。若踢在人身上。怕不踏爲肉醬嗎。思想至此。已不塞而慄。乃站起向先生合掌道。令徒尚如此神勇。某也不敢班門弄斧。請辭。噫如李某者。可謂先聲奪人矣。（未完）

諧著
搗蛋日報社徵求編輯人才啓事
倪文儒稿

敝人承搗蛋大帥之命。定在北京辦理關報一處。名爲搗蛋日報。內部組織。大致已經就緒。惟編輯人才現尚缺乏。如具有下列資格者。皆可來本報籌備處。接洽備用。

一。長於捧捧是非者。
二。善於顛倒黑白者。
三。長於晙鼓戰端者。
四。善於借風造謠者。
五。長於惑人聽聞者。
六。善於摧殘熱心者。
七。長於蠱惑民氣者。

俠義小說
宏恩酬怨（二）
溯樸著

一是說正經的。且說明朝英宗。正統年間。直隸通州。有一個不得時的秀才。姓張名仁。此人雖是一個文人。可是生來的魁偉。方臉堂。大鼻樑。高鼻樑。大眼睛。身高足有八尺。年紀正在三十多歲。娶妻娘家姓胡。過門後。公婆兩早已坐吃山空。雖有幾畝薄田。無奈日不進分文。也駕不着坐糟田吃。慢慢的可就把這幾畝薄田吃去了。簡直的節說句文話。就是家貧如洗啦。張仁此時。已然無法。常賣也沒有了。就跟胡氏大奶奶商量。織些布疋。自己趕集去賣。借此也可勉強糊口。自從這麼一來。張仁夫婦是安安頓頓的過這分苦日子。慢慢的。可就到了秋末的時候啦。天氣較比冬天。可不在以下。張仁身上。就覺着寒冷。然而賣布的錢。將就着可以吃飯。並沒有做衣裳的富餘。只好忍着。這天早起。看見天氣陰的很沉。並且非常的寒涼。實在凍的忍不住啦。張爺心裡一想。還記得胡氏的小嬌箱裡。存着有兩疋粗布。打算跟胡氏要出來。做件擋寒的衣裳穿。原來胡氏的脾氣。雖然不甚凶悍。可是度量非常的狹小。張爺剛對胡氏說。你小嬌箱的裡字。還沒說出來哪。胡氏可就說話啦。你是不是打算要我那兩疋布啊。（未完）

小說
巧連環（六十二）
冷癡著

阿金上樓一看。老三的房間。收拾的差不多了。還欠一兩張桌椅。又叫他帮着客房的傢俱分兩件上來。阿金同老二本來帶了些陳設。桌子上面當中的[illegible]。都叫人給他好。老二又看了看老三身體高下同老二差不多。老二說老三現在穿的衣裳不十分合體。今天晚上不是有個局面呢。來的客人必多。你可好先試試我的衣裳。要是我的衣裳穿著合式。先借給你兩件穿著。老二就把身上穿的一簇新的衣服脫將下來給老三試。老三一試不長不短。正好。老二說。我去給你拿去吧。於是老二到房裏取了兩件新做的湖色泰西緞的一身衣褲。織絨的背心拿來給老三穿上。真是人是衣裳馬是鞍。老三穿上了十二分人才。大家姐妹都喝采不已。到這時候老三的衣食住三項都粗了了。既然到這青樓來。青樓的必需的裝飾品也都著齊備了。阿金安排[illegible]。你們大家都在房裏[illegible]老[illegible]。[illegible]（未完）

八。善於搗亂者。
九。長於不評公理者。
十。善於抵抗對方者。
具有上列資格者。皆可應徵，協妥之後。每月薪水二百元。車馬費四百元。酬勞金四百元。撫心費一千元。利己諸公。盍興來乎。籌備處設於北京可惡斜街六零六。電話北局九一四。

社長丁可猿啟

諧歌

大人屁歌

鞠雲程稿

大人之屁味氣豪。皆因肚內材料好。搶風吹去開十里。壓倒江南爲我高。文屁武屁非一種。奇臭襲人豈能逃。勸君備鎖防來日。吾則中毒信不謠。

小諧著

介紹美女擇配

劉世珍稿

有女名東施者。年將及百。貌甚俊美，面黑髮白。雙目微瞎。兩耳垂肩。額出於面，鼻長五寸。頸長尺半。日餐石糧。是事不幹。性暴而善。娶之可以常帶綠帽。又無聘禮。願娶者速往豬精胡同門牌……號接洽無舛。

紹介人豬八戒啟

東拉西扯

忙 四則

黃天民稿

▲車站運輸……忙
▲奔走和平……忙
▲戰地小民……忙
▲報紙口字……忙

淺謎求數

大學十章 （三字經一句）
男女居室 （三字經一句）
大興宛平 （千字文一句）
鼎 （千字文一句）

以上四則三日止。皆仲前十函有贈。次皆仲均錄名。零仲不錄。請剪下（小小印花貳）附入猜函內。無者無效。函投草廠下七條路東門牌九號交翟德斌。專送不收，

淺趣

月宮行政處之更正函

土偶稿

逕啟者。披閱貴報二十日無線電欄內，載有嫦娥仙子。有意與討天大元帥結婚一則。閱之不勝詫異。查仙子自入宮以後。謹守閨訓。每日足不出戶。無絲毫醉心歐化之意。願與倪文儒結婚一節。實屬幷無其事。想係傳聞失實。相應函達貴報。即希更正是幸。此致

哈哈鏡

月宮行政處啟

流口轍

第一才子

成雪花稿

重陽佳節已過。菊花開放爭鮮。一天到比一天寒。身上無衣打戰。又與其各處瞎逛。何如樂守家園。

省衣裳又省錢。買份小小來看。既能增長學問。絕無傷風邪談。才花一個大銅元，並非三十五萬。自從敝人投稿。人人全都愛觀。第一才子成雪花。題起誰不稱讚。幷非在下吹腿。實因自命不凡。招說挨證討人嫌。真正地道裝蒜。什麼叫作出醜。那個又叫顏。氣壞諸君吾喜歡。外號沒皮沒臉。

諷談

菊花說

楊華甫稿

江浙風雲。不絕於耳。吾有所感而作是說。觀夫菊花放。悠然得意。淵明之愛。良有所因。當夫春夏之際。萬卉齊放。艷麗可觀。獨菊則附其逸態。不與爲伍。而於秋之時。自立稱雄。不畏霜雪之寒。不避朔風之苦。獨附芬芳。令人羨慕。適軍閥之輩。竟於此時而起爭端。菊雖山花。安能其不笑人乎。

歎來賓

窮與餓

胡啖柏稿

我還幾年沒有來。你老人家發了財。你老發財我沾光。盼望你老長大瘡。長上大瘡真不離。無錢合藥刮地皮。地皮刮的真不錯。來麵見長不見落。你叫民人如何過。傻子說的有點餓。雖給銅子買饽饽。還是自己聽吃喝。

公共郵櫃

琴軒兄鑒近日晤濟亭否祈示 會隆
西園先生大函已收到特致謝 菊痴
明炎兄鑒請於星期來舍一談 景伯
酒枕表兄昨寄去之書收到否 雲上
菖姊鑒臨別未得晤談甚念念 醒華
伯英姊鑒前上之函諒必收見 世賢
光兄鑒星期上午在鶚豐候吾 弟魁

插畫宣佈

十月二十四日 二百七十七 本報（垂釣船中）插畫係熱心愛國四字組成前仲十函贈送接佈者六函遐如居士張之敬琴軒館主瑞林道人元亭午李振聲以上六函均有微贈郵奉上未仲者五函恕不錄名祈原諒是幸

菊亭郭雅林謝啟

十月二十五日本報第二百七十八號（小報可看）四字組成插畫係葡萄首仲劉芝泉闕少芝袁又安甘灊鄉却贈闕山田少云劉晉康朱松年孫秋帆胡引明以上十君外均贈第三菊友一份劉竹康君請吧仙址贈郵奉上次仲劉爭森中治梅侯祝二石子良信堂居士梁誠和興隆王松山趙茂亭陳見洪順號趙棟一金一庸黎廣達李金德 振鐸蘭若女士張毓泉插畫謎士郎古鳳滿應子盛敬武稍楓丹李玉升劉敏華劉白英海甸李伯升豐台劉祥奉天田笑譽以上諸君恕不奉贈統謝大教

吳菊痴謝教